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2106012

# 英语论证的对话模式研究

陆春霞

(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论证是双方或多方围绕有争议的话题进行辩论,最终达到消除分歧之目的。论证既是个体的认知推理的思维活动,也是不同持论者之间的对话行为。首先分析当前主导英语论证的图尔敏模式的局限性,然后提出对话论证模式,作为图尔敏模式的补充,重点阐释了对话论证模式的含义、图式、原则以及应用,希望有助于英语论证从单一模式转向多元模式。

**关键词:**英语论证;对话论证;对话论证的图式、原则、应用

**中图分类号:**H3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6-0055-05

任何有效的论证都要遵循一定的模式。当前,在英语论证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是图尔敏模式。虽然也不乏其他一些有影响的新模式,例如弗里曼模式,<sup>[1]</sup>但远不如图尔敏模式应用得广泛。因此,本文在分析图尔敏模式的基础上,尝试引入对话论证模式,希望有助于英语论证模式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

## 一、研究背景

目前,有关英语论证的主流参考模式,来自斯提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他发现论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为了实现不同观点之间的有效论证,需要论证模式来指引,于是提出包含数据(D/data)、支撑(B/backing)、理据(W/Warrant)、限定(Q/qualifier)、反驳(R/rebuttal)和主张(C/claim)六大要素的论证模式。其中,数据(D)和支撑(B)共同构成理据(W),而在接受反驳条件(R)之后,经由限定(Q),主张(C)得以成立(如图1)。<sup>[2]</sup>

图尔敏模式虽然是为了论证而提出,但它在教学中的使用更广为人知,尤其是它的论证六要素。例如Qin将图尔敏模式用于土耳其大一学生的英语议论文写作课程;<sup>[3]</sup>Farsani分析了性别及年龄对伊朗大学生英语议论文写作中论证六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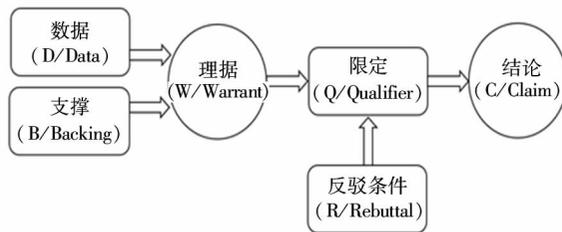


图1 图尔敏论证模式

使用频率的影响;<sup>[4]</sup>Sundari和Febriyanti用六要素模式来评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某大学学生议论文的写作质量;<sup>[5]</sup>刘应亮和陈愿讨论了图尔敏模式中的要素覆盖率与议论文写作质量之间的关联性;<sup>[6]</sup>都建颖等研究发现,培养图尔敏模式六要素的应用意识,能有效改善学生的议论文写作结构,提升语言表达质量;<sup>[7]</sup>陈京明和赖康生将图尔敏模式应用于英美文学课程,发现可以提高学习者的积极性,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发展;<sup>[8]</sup>朱蕴轶将图尔敏模式用于专业英语阅读语篇的教学,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sup>[9]</sup>这些应用型研究的特点是:第一,根据图尔敏模式,首先明确论证要素,然后通过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帮助学习者构建论证结构;第二,通过评估学习者论证过程中出现的各要素的频率和质量,评估论证整体质量;第三,学习者的论证过程被简化为六要素的生成过程。

收稿日期:2021-08-24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0SJA1885)。

作者简介:陆春霞(1981—),女,江苏盐城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英语论证。

可见,图尔敏模式的应用前提是:首先识别论证六要素,而后才能构建论证、进行评估,所以在实际的应用中产生了以下局限。第一,论证要素难识别。六要素中的有些要素,如理据(warrant)和支撑(backing),它们之间不易区分,因为图尔敏模式对各要素的界定具有模糊性。<sup>[10]</sup>第二,论证构建难生成。正如图尔敏(1958)指出,并非所有成功的论证都具备六要素,有的要素可能隐形,有的要素甚至缺失,所以在应用图尔敏模式时,如果每次都以完整的六要素来构建或分析论证,很有可能脱离现实生活的真实情景从而制约论证的构建。第三,论证过程难解释。图尔敏模式以论证要素生成过程,来解释人们处理和形成论证的心理过程,然而真实过程中论证双方不断争辩或反驳,论证的话步随主体的论证策略而调整变化,所以论证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动态过程,绝非由既定要素组合起来的静态结构。可见,单用论证六要素来解释复杂的论证生成过程,极易忽略论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难免以偏概全。

英语论证一直被中国高等教育所关注,是重要的培养目标之一,正如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出,让英语学习者“能够通过说理使他人接受新的观点或形成新的认识”。<sup>[11]</sup>然而,当前中国大学生英语论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不同观点持有者之间的对话性和互动性较弱,甚至不留对话余地。例如论证时语气较为确凿,过度强调自身观点,较少使用一些情态词和模糊词,不留多少反驳空间,<sup>[12]</sup>结果是论证难以实现通过说理使他人接受新观点或形成新认识的教学目标。遗憾的是,图尔敏模式在面对此类由于论证主体间互动性较弱而引发论证困难时,并未给出多少具体的建议。

有鉴于此,本文作者提出能否寻求一种论证新模式,作为英语论证中图尔敏模式的补充,以便更全面全方位地培养英语学习者的论证能力。作者借鉴了弗朗斯·H·范·爱默伦(Frans H. van Eemeren)的语用论辩学理论和Douglas Walton的对话论证理论,将对话性这一概念引入英语论证教学,拟实现从单一模式向多模式共存的转变,期待帮助生成更多有效的英语论证,提高论证能力。同时让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通过论证,学会与持不同观点者之间沟通交流互动,获得思想创新的素养、勇气和能力。

## 二、对话性论证

### 1. 对话性论证的含义

论证(argumentation)有两种含义:一是论证作为一种“产品”(argument as a product),二是论证作为一种过程(argument as a process)。<sup>[13]</sup>从微观角度看,论证是从假设到结论的推理过程,是个体的认知行为和言语活动。论证产生的前提是双方或多方的观点存在对立,当论辩主体围绕对立的观点展开批判性讨论时,便产生论证。论证目的是,语言表达或言语行为的一方,劝说另一方结束既定的观点。此时,论证展示了交际性和互动性的特点,属于典型的言语交际行为,所以论证既是言语交际的产品,也是言语交际的过程。当论证被定义为“言语交际过程”时,它包括一系列的假设,以及在假设基础之上双方或多方之间发起对话,一方通过用反辩、反驳、解释、质疑等相关的言语行为来回应另一方,展开论证、推出结论,以达成双方之间共同的交际目标。论证因而在宏观上具有对话性。

语言学领域里,对话性(dialogic)这一概念主要源自巴赫金。巴赫金区分了对话和对话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对话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声音,构成同意和反对、肯定和补充、问和答的关系。对话性与日常对话不一样,后者指两人或多人之间的谈话,是指话语的表达形式,不是独白(monologue)而是对话(dialogue)。对话性是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所以论证是对话性的论证,因为论证的前提是不同观点的存在,论证的实现需要两种或多种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孤立的观点即使对立也不形成论证。

综上所述,对话性论证有三层含义:首先,对话性论证是不同思想或不同声音之间对话的成果;其次,对话性论证是个体认知、信息处理的产物;第三,对话性论证是某一特定社会情境下,论证主体间交流互动、意义协商与知识共建的论证过程,是认知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统一。

### 2. 对话性论证的图式

与图尔敏模式六要素结构不同,对话性模式引入论证图式(argumentation scheme)这一概念,即逻辑推理模式。<sup>[14]</sup>在论证图式中,观点对立是论证的前提,当双方或多方的观点存在矛盾冲突,质疑才会产生。此时论证双方或多方为了证明自身观点的合理性,对另一方的观点进行攻击,包括

攻击对方观点、论证过程以及论证与结论之间的关联。反辩(rebuttal)是指观点对立方为自己所做的论证和辩护,但反辩不一定能成功辩倒对方,赢得论证,此时反驳(refutation)就显得更有力量。反驳通过攻击,直接击碎对方论证。但在论证和论辩阶段,随着反辩方提出了新证据,极有可能产生新一轮的论证。

抽象的论证图式与多变的真实论证通过“批判性问题(critical questions)”衔接。应答方提出批判性的问题质疑对方的论辩,对方必须就质疑的问题进行回应,维护自身观点。当前已有60多种的论证图式以及相对应的批判性问题被归纳出,不同论证图式的提出满足了在不同语境之下,生成论证、分析论证、评价论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需求,弥补了图尔敏论证模式不能完全描写真实多轮论证的遗憾。

### 3. 对话性论证的原则

对话性论证虽然在宏观上是言语互动行为,其论证前提是双方对某一事件的观点存在分歧,因此通过对话性论证,最终消除意见的分歧,可称之为“实质消除意见分歧”。它不以挫败对方为目标,也不能存在歪曲事实甚至话语欺骗,一旦一方的论辩推理合理有效,另一方应该退让,放弃先前观点,接受对方观点,或者是论辩双方都放弃先前观点,接受在论证过程双方共同商讨出的新观点。遵循不同的论证图式,正辩和反辩在一个特定的话语环境下,通过提出批判性问题,自由而规范地展开论辩,使不同观点交流、互动、对话乃至较量,实现从假设到结论的推断。

在这一过程中,论证双方或多方首先要遵循语用交际原则,让对话顺利进行。论辩的主体不仅需要合理解决分歧,同时需要论证向有益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论证与宣泄情感、表达不满的争吵不同,论证主体应该遵循语用的合作性原则和礼貌原则。合作原则能维护论辩过程顺利进行,礼貌原则确保论证主体不管是持有正面观点还是反面观点,都处于平等地位,进行自由对话。

同时论证双方或多方也要遵循论证推理原则。对话性论证属于逻辑推理类的认知活动,所以它也受到论证推理原则的制约。论证的任何一方,从开始的意见冲突阶段,到随后的论证开始阶段和论辩阶段,直至最后的结论阶段,都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论证推理原则,确保论证的顺利推进。如果违反了这些原则,极易产生论证谬误。弗朗

斯·H·范·爱默伦归纳总结了立场原则、举证原则、起点原则等10项规则来约束对话性论证。<sup>[15]</sup>

本文认为单方面从语用交际或论证推理角度,都不能全面表述对话性论证的原则。对话性论证是综合语言、论证和语用的复杂活动,所以其原则也应该从这三个方面展开:(1)在语言层面,论证语言表述应客观清晰无歧义。(2)在论证层面,论证过程应严谨充分无谬误;具体来说,在起初观点冲突阶段,论证主体平等自由地表述不同观点;论证进行阶段,论证主体积极主动合理辩护自身立场;论辩阶段论证主体应遵循规范论证模式;论证结论阶段论证主体应理性接受论证结果。(3)在语用层面,论证双方应有礼有节无冒犯。论证双方应质疑有据,举证有效,互相尊重,让不同观点自由平等对话。这里对话性论证的原则整合了语言、论证和语用三个方面,违反其一,都可能不会实现对话性论证消除歧义的目的,并产生不必要的谬误和误解。

## 三、对话性论证模式的应用

对话性论证模式是宏观框架、微观结构、实践操作的结合。在宏观上,根据不同的交际目的和交际限制,遵循某一话语框架;在微观上,根据不同的逻辑推理过程生成,依照不同的论证图式;在实践上,对话性论证模式与其他教学元素,如学习目标、学生角色、教师角色、评价方式、学习策略、课堂氛围共同构建起对话性英语论证课堂。

(1)创建对话性论证的氛围。论证出发点是不同意见之间的冲突,所以创建平等和谐的对话性论证氛围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教师要处于中立的立场,同时弱化持有不同观点学生之间的对抗意识,始终鼓励理性有据质疑,拒绝挑衅冒犯。

(2)明确对话性论证主体。以学生为中心的对话性论证教学,学生既是对话性论证主体也是学习主体。他们不仅主导学习过程,还需主导论证过程。教师应充分给予学生机会,让其自主挖掘存在争议的论题,收集证据,进行科学合理的论证、反驳、评价。

(3)发挥教师在对话性论证中的支架式作用。在对话性论证教学中,教师发挥着支架式支撑作用,为学生的对话式论证提供指导。在论证前,教师协助学生进行角色分配,鼓励学生收集各式证据来证明自己观点,挑战对方观点;在论证进行中,提供对话性论证示范,解释关键论证概念,

引导学生独立地有步骤地质疑和抗辩;在论证后,提供评价方式,创设反思机会,反思双方的论证过程,反思潜在的论证问题。

(4)评价对话性论证。从评价层面看,可以将英语论证语篇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也可以将对话性论证大语篇分解为多个独立论证小语篇,衡量每一论证小语篇的合理性和相互间的连贯性。从评价类别看,对话性论证评价可从三方面展开:第一,论证语言的清晰性;第二,论证过程的合理性,具体是指论证主张可接受性,论证图式正确性,论证结论可推断性;第三,论证语用行为的得体性。

#### 四、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在英语论证过程中,除了应用图尔敏模式,亦可实践对话性论证模式,并分析了对话性论证的含义、图式、原则以及应用,认为作为图尔敏模式的补充,对话性论证模式和图尔敏模式在英语论证中形成互补。首先,论证过程的既定性与多样性互补。图尔敏模式以论证的六要素作为论证的终极范式,而对话性论证更注重

论证的过程,在对话性论证过程中,论证主体为了说服对方,在遵从论证原则的前提下,论证双方收集证据,一轮一轮地进行批判性提问和质疑,一步一步接近事实,从而最终揭示事物的真相。其次,论证主体的主动性与规范性互补。与图尔敏模式规范的六要素论证过程相比,对话性主体在论证过程中的主动性更强。因为没有图尔敏论证模式中既定要素的制约,论证主体可以不断地提问质疑,调控论辩策略,调整论证话步的移动,论证结果可能不会出现某一方完全被另一方说服的情形,极有可能产生双方都接受的新观点,所以对话性论证为论证主体营造更宽广的论证空间,更有利于论证主体间开放式论辩,从而使论证的过程更具启发性和创新性。最后,论证的思辩性与育人性互补。对话性论证双方或多方在论证之初,持不同观点的双方从平等的地位出发,对不同观点进行有礼有节有序有据的自由辩论。对话性模式让论证主体在平等包容的科学文化氛围中审辩不同观点,有益于论证主体在习得科学论辩方法的同时,也获得质疑求真的勇气和讲事实重证据的品质。

#### 参考文献:

- [1] 王建芳.当代西方论证结构研究的新进展——弗里曼论证模型研究[J].哲学动态,2016(6):96-103.
- [2] 图尔敏.论证的使用[M].谢小庆,王丽,译,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6.
- [3] QIN J J. Applying Toulmin Model in Teaching L2 Argumentative Writing[J]. Journal of Language Teaching & Learning, 2013(2):21-29.
- [4] FARSANI M A. Using Toulmin's elements of Argumentative writing in an Iranian EFL context: Gender differences and Age variations[J]. ROSHD FLT, 2020,34(3):11-19.
- [5] SUNDARI H, FEBRIYANTI R H. The analysis of Indonesian RFL Argumentative writing using Toulmin's Model: The structure and struggles from the learners[J].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21,5(2):67-78.
- [6] 刘应亮,陈愿.中国学生英语议论文写作中的论证因素分析[J].外国语文研究,2016,2(6):27-34.
- [7] 都建颖,李琼,彭敏敏.图尔敏模型在议论文写作中的应用[J].工业和信息化教育,2018(5):46-55.
- [8] 陈京亮,赖康生.试析图尔敏论证模型在大学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9(6):52-56.
- [9] 朱蕴轶.图尔敏论证模型在英语专业批判性阅读课程中的应用[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12(2):55-60.
- [10] ERDURAN S.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in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 in the science classroom. In S. Erduran & M. P. Jimenez Aleixandre (Eds.), Argumentation in science education: Perspectives from classroom-based research[M]. Dordrecht:Springer, 2008:47-69.
- [11]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大学英语教学指南[S].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 [12] 董连祺.评价理论视域下中国英语学习者议论文中的介入性词块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4):26-34.
- [13] O'KEEFE D J. The concept of argument and arguing. In J. R. Cox & C. A. Willard (Eds.), Advances in argument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M].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3-23.
- [14] WALTON D, REED C, MACAGNO F. Argumentation scheme[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5] 弗朗斯·H·范爱默伦.语用论辩学:一种论证理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5):31-38.

## On Dialogue Theory in English Argumentation

LU Chun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cheng Normal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The final goal of argumentation is to resolve the dispute of different ideas. Thus argumentation is the individual reasoning activity and the social speech act as well. With that assumption and via the analysis of Toulmin's argumentation pattern, the paper elaborated the dialogue theory, its schem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and proposed to introduce dialogue theory into English argumentation classes as the alternative of Toulmin's pattern, hopefully to bring the shift of argumentation pattern from one to more.

**Keywords:** English argumentation; dialogue theory; argumentation schem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责任编辑:沈建新)

(上接第19页)

- [7]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求知, 2021(5):4-12.
- [8] 柏华凤. 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重要论述研究[D].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 2020.
- [9] 牛君, 季正聚. 试析政治生态治理与重构的路径[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5, 19(4):82-88.
- [10] 佚名.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N]. 人民日报, 2016-01-13(1).
- [11] 许国兴. 党史文化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N]. 湄洲日报, 2021-04-06(A03).
- [12] 佚名.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N]. 光明日报, 2016-06-30(1).

## On the Political Ecology and Its Practical Choice

LIU Meng

(Minist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Shanxi 044000,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ecology is the state of interaction withi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is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a certain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between political subjects and with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 clean and upright political ecology shoul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value orientation of governing for the people, a stable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a clean and self-discipline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a rich and pure social soil. To create a clean and upright political ecology, we must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master switch" and firmly build ideals and beliefs; keep a close eye on the "key points" and strictly control the selection and employment standards; focus on the "firewall" and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ptimiz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nd social style, continue to work hard, and persevere in the pursuit of a clean and upright political ecology within the party.

**Keywords:** clean and upright; political ecology; party building

(责任编辑:沈建新)